

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（下）

慈容

《普門學報》發行人

貳、現代的改革創見大師

前面提到，佛教傳到中國，經過數百年的發展，到了唐代，由於八宗已臻成形而達於鼎盛狀態；之後歷經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慢慢走入山林，此時大部分的出家人紛以自了為要務，致使佛教漸與人間脫節，終而成為吃齋拜佛的老人佛教。其間雖然也有力圖振興之士，疾呼奔走，但是直到民國，教界仍有改革與守舊二派，意見紛歧。

在改革派中，以太虛大師為代表，他提出教理、教制、教產改革，但因理論多過實踐，終致功敗垂成。近代以來，慈航法師慈悲響應改革，印順法師「以佛法研究佛法」等，都對佛教做出了貢獻。然而真正把老邁消極、出世遁俗的台灣佛教，帶動發展成為今日朝氣蓬勃，充滿生活化、社會化、知識化、年輕化，甚至走向國際化的世界佛教，則非「人間佛教」的推動者星雲大師莫屬。

星雲大師對今日佛教的貢獻，來自於他對不合時宜的陳舊陋習勇於改革，他對未來佛教的發展有方向、有理想、有弘願、有創意。

至於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思想成形於何時？受誰的啟發最大？所做的第一件改革是什麼？改革過程中受到的阻力、障礙是什麼？諸多改革中，對今日佛教究竟發生了那些具體的影響？他希望把台灣佛教帶到什麼樣的境地？他的改革最大動力又是什麼？筆者有幸隨侍大師學佛多年，以親身所見所聞，及從大師的諸多著作中，將針對上述問題作一番探討與釐清。

一、星雲大師的創意源頭

經濟學者高希均曾說：「星雲大師是佛教的創意大師」，天主教的丁松筠神父也曾讚美星雲大師是「佛教的馬丁路德」。若從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創見來看，以上兩者堪稱是星雲大師的知音。然而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思想成形於何時，卻鮮為人知。根據星雲大師的傳記《傳燈》一書記載，星雲大師從小便隨外婆同住，由於外婆是虔誠的佛教徒，經常與外

婆到寺廟燒香拜佛。至於拜的什麼？星雲大師說他並不懂，唯一懂得的是，大家邊拜邊唸：「教你修來你不修，死後變牛拉額頭。」

當時星雲大師年紀雖小，但是他說，當他看到寺院的大雄寶殿裡，雖然三寶佛、廿四諸天，乃至四大金剛、十殿閻羅等，都極為莊嚴巍峨，然而整個寺院卻見不到任何佛教事業，也沒有感受到佛教對人間的關懷，當時小小的心靈裡就覺得這不是真正的佛教。他認為真正的佛教應該是教人如何解脫自在、如何獲得幸福安樂，如果缺少這些義理的弘揚，則佛教對人生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產生這樣疑問的同時，在他八識田裡其實早已種下了改革佛教的種子，所以星雲大師對佛教的改革思想，應該是早在未出家之前就已經在心中萌芽了，而他的發心出家，就是對佛教所做的第一件改革，因為唯有出家，才有機會實現理想。

出家後的星雲大師，所受的佛學院教育並不完整，並且是很零碎的。根據筆者親聆大師開示說，當初就讀叢林學院時，每日上山砍材，到河邊挑水，這是很正常的事。尤其他所受的是閉塞的教育，是專制的教育，每天不准看報紙，不許用鋼筆寫字，當時大師心裡就直覺這樣的教育是不好的，因為佛教應該要應機接待十方，要有充實的知識，因此當時雖然自己堪受如此教育，但是他說：這只會養成一個保守的出家人，對整個佛教、社會，並沒有太大的用處。

所幸這種情況在中日戰爭之後，因為棲霞山擁有棲霞師範學院圖書館，當時大師一邊當學生，一邊兼任圖書館管理員，每日從中獲得許多新知。如此經過了六、七年，在這段期間，大師每年於寶華山傳戒時，從未間斷的前去找同參道友，於戒期中用心學習。這時期遇到的融者法師、雨曇法師、海山法師、覺民法師等，也給大師上過佛法概論，奠定了佛學的基礎。後來轉學到焦山佛學院，但還是沒能順利的就讀畢業。

在此之前，大師曾掛單於天寧寺，參學於金山江天寺，也到過蘇州靈巖山寺，所以禪、淨、律、教都有了廣泛的涉獵。尤其在焦山佛學院時，遇到的芝峰法師為他教授佛學、勝璞法師為他上文學課程、薛劍文老師指導國學，也得到一些年輕法師傳授數學、外文、生物學等。大師說：「這時自覺一時心開意解，世間學問都向我蜂擁而來，對於未來新佛教的種子，對於合乎人間化的教育，就在我心中慢慢建立了藍圖。直到廿二歲時擔任華藏寺住持，看到寺內設有農場、工廠、學校等，當時更對佛教的未來滿懷憧憬，因為我知道，佛教要想振興，就是需要有這些事業為後盾。」

從以上這段文字看來，過去一般人總認為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，是受到太虛大師的啟發，其實真正啟發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，是他自己。他也曾在著作中說到：「人間佛教不是那一個個人的佛教，甚至不是因為六祖大師說『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解』的理論，就把『人間佛教』歸於六祖大師；也不是太虛大師說『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』的思想，就把『人

間佛教』推給太虛大師。人間佛教是每一個人的心、每一個人的道、每一個人的理；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，是每一個人生命的淨化、昇華，凡能圓滿涅槃之道的教示，都是人間佛教。」（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一期第四十七頁）

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雖然並非受到太虛大師的直接啓發，不過他也不諱言，當時太虛大師提出教制、教理、教產改革，受到僧青年的推崇，大師本身也是一個充滿改革熱誠的青年僧，難得佛教有此大德想要振興佛教，自己跟著崇拜、尊敬，這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
後來因為中日戰爭，局勢急轉直下，星雲大師率領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。最初在新竹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，大醒法師為會長。當時因為是借助別人的地方與力量來辦教育，不管在經費上、制度上、課程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與影響，所以當時大師心中就已埋伏了日後創辦教育的理念，他認為應該從生活教育、思想教育著手，從學生身上切實打好基礎，這才是辦學的要務。

本著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大師為了培養弘法人才，首於民國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創辦「壽山佛學院」，三年後開創了佛光山，第一棟建築物就是現在的佛光山叢林學院院舍。三十七年來，佛光山辦學不輟，並且由原來的一所佛學院，到現在遍佈非洲、澳洲、馬來西亞、香港、印度等世界各地的十六所佛學院。多年來所培育出來的僧青年，目前弘化在世界五大洲，建立了一百多所的國外道場，加上台灣的百餘所別分院，都成為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，發展國際佛教的種子部隊。

其實，年輕時的星雲大師，他曾自許要當佛教的評論家，他也確曾每十天就在《覺世旬刊》發表一篇短評，針對當時佛教的陋習、弊病，提出建言，例如建議中國佛教會派人出國佈教以推動國際佛教、加強教會與訓練人才、信徒資格審查、確立佛教考試制度等。此外，他呼籲政府訂定國定佛誕節、主張寺院住持與管理人應由僧眾一人統一擔任，並且建議政府以「改良拜拜」代替「取締拜拜」，尤其對於政府頒獎表揚慈善，直言不諱地說此乃促使佛教墮落之舉，政府應該鼓勵佛教從事文教弘法（《覺世論叢》）等，這些在當時都對保守的台灣佛教產生很大的衝擊，對日後佛教地位的提昇，更是貢獻良多。可惜後來大師創建佛光山（一九六七），一心忙於建寺安僧、課徒教眾，並且致力於文教、共修、慈善、社教等弘法工作，自此也就少再撰文評論了。

當時大師如果繼續大發「獅子吼」，是否會對佛教的改革做出更大的貢獻？星雲大師堅定地表示：「會有很大的貢獻，只是必須要有另外一個甚至好幾個星雲，因為有人提出改革，也要有人去落實；改革破壞舊有之餘，要有新的建設成果，才能看出改革的成效，否則光是喊口號要改革，而沒有人實踐，就會被批評、被攻擊，如此縱使理想再好，也只流於空談。今天我著手改革，雖然有人批評、毀謗，但是因為我實際做出了具體的成績，別人也就不敢再無的放矢，胡亂攻擊了，所以舊的要破壞，新的要建設，才是真正的改革。」

在這樣的理念下，星雲大師多年來所做的改革，確實對今日台灣佛教的發展，有著再造之功，只是一般人並不容易深刻感受到。因為文化不同於武力革命，以武力攻城掠地，成果一夕可見，信仰思想的改革是慢慢成之於無形的。不過話雖如此，只要對五十年來台灣佛教的發展有所研究的人，都不難發現，當初星雲大師提出弘揚人間佛教的理念時，反對、批評、質疑、不屑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，但是放眼今日全台灣的佛教寺廟不都在奉行人間佛教嗎？這不就是星雲大師改革佛教的成就？過去社會人士大多信仰基督教，經過這些年來人間佛教的推動，台灣社會的信仰，教堂少了，基督教徒少了，聖經也不流行了，報紙也不再以基督教的活動為唯一的報導題材。現在佛教人口增加，青年入佛的比例日增，弘法佈教的活動日漸旺盛，法師可以進入校園、軍中傳教，佛教的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興起，佛教的文化學術會議每年不斷召開，政治官員對佛教也重新估定價值，甚至二〇〇一年中華民國政府首定佛誕節為國定紀念日，由於弘化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共同慶祝，成為世界的一大盛事等等。這一切的改變，雖然星雲大師謙稱並不全然是自己改革的成果，他說：「台灣實施民主，也是一大助緣！」

其實，台灣縱然實施民主改革開放，但是若無星雲大師胸懷興隆佛教的悲心、願力與智慧，創辦多所佛教學院，培養無數僧俗人才，多年來分散在各地推動佛教的文化、教育等事業，並舉辦各種活動，接引青年學佛，尤其成立佛光會，結合廣大佛教信徒的力量，共同弘揚佛教，相信佛教還是很難走出寺廟，走向社會。

說到台灣實施民主，此中星雲大師其實也發揮過一些影響力。例如一九八八年大師曾以中央評議委員的身分，出席國民黨在台北陽明山召開的十三全會。會中大師發表建言，希望國民黨應當開放、包容，對黨外人士要容他、化他；言談間並且對高玉樹、邱連輝等多位黨外人士多所推崇。此段言論在當天的會議中留有記錄，對於促進後來的解嚴開放，不為無功。

此外，大師對於李登輝先生在執政時提出「戒急用忍」的政策，深表不以為然，他覺得今天這個時代，凡事應該積極發展，不能抱殘守缺。果然後來陳水扁總統就任不久，便明確表示，他也主張積極發展。

大師對海峽兩岸的關係，主張對等的和平統一。他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在美國西來寺主辦第十六屆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中，一舉把代表北京之中國佛教協會，和代表台北的中國佛教會，以及中華佛教居士會，同時拉上同一張會議桌開會，打破往常中國海峽兩岸之佛教人士不同桌議事的禁錮。多年後，大陸學者方立天教授到佛光山參觀，忍不住由衷的說出一句話：「人間佛教統一了兩岸！」

近十年來，國際佛光會先後在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、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和平紀念館、澳洲雪梨達令港會議中心、法國巴黎國際會議中心、香港紅磡體育館、加拿大多倫多星座大飯店、台灣中正體育館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會員大會，星雲大師均發表主題演說，作為會員的精神指標與未來的行事方向，如「歡喜與融和」、「同體與共生」、「尊重與包容」、

「平等與和平」、「圓滿與自在」、「自然與生命」、「公是與公非」、「人間與生活」、「發心與發展」等；每篇主題演說都有中英文對照的翻譯本，由於內容都在呼籲和平、倡導平等，正是符合當代的思潮及人心之所向，因此結集出書（《當代人心的思潮》）以來，受到各國人士的推崇，已經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，對於促進世界和平，增進人類福祉，貢獻至鉅。

二、星雲大師的弘化創新

星雲大師的改革創見，不管對佛教，對國家社會，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。但是大師的建言、改革，也並非一時就能被接受，就能看出成果。例如早在二十多年前大師便呼籲政府要發展交通，因為交通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所繫；遺憾的是直到近幾年當局才慢慢懂得發展交通的重要，才開始建設捷運，並增建第二條高速公路等。

大師也曾在十多年前建議政府，應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致歉，但是當時政府並不表重視，造成民間與政府對立。直到一九九一年，經大師發起國際佛光會舉辦「二二八平正法會」，政府有些人士支持，雖然影響了當道政治，但是總覺嫌遲。

再如四十年前大師擔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，當時就希望政府能夠制訂宗教法，擺脫「寺廟管理條例」中不合理與過時的法令規範，也希望宗教界要團結。他說：「因為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，這樣的觀念是由西方帶入中國，也是佛教賴以生存的法則，希望各宗教未來都能在這樣的架構下，平等地共同發光生熱，因此我們需要一部平等、合法的宗教法。」遺憾的是，至今政府還只是在立法訂定中，遲遲不見宗教法出爐。

大師不守舊，他在弘法方式上一直不斷地求新求變。雖然他也知道戀舊是人的慣性，而且舊的並非全然不好，只是如果一味的守舊，不能順應時代的潮流發展，必然落伍，成為包袱，無益於世，如此便得要改。這就是星雲大師改革的理念。大師並非刻意的想要改變什麼，或者想要標新立異，圖謀什麼，他只是單純的希望佛教不要被時代的潮流所湮沒，而能不斷的引領人類開創幸福美滿的人生，因此一路走來，自然而然的做了許多改革與創新。例如：

（一）過去一般人學佛，不看重今生，只指望來生能往生西方極樂淨土。大師認為這種思想太消極，因此提倡「藥師法會」，主張重視現世的富樂，把握今生難得的人身，好好培植福德因緣，來生才會更好。甚至在「度生重於度死」的理念下，推廣「佛化婚禮」、「報恩法會」、「成人禮」等，一改過去「人死了才找法師誦經」的觀念。

（二）過去一般寺院，對於信徒的護持，總是為他們祈福祝禱說：阿彌陀佛會接引你往生極樂世界。大師主張：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恩，信徒護持我們，我們就應該自己回饋。所以他教導徒眾「要對信徒添油香」，除了要對信徒慈悲愛護，要以法施利益眾生以外，並

且建設佛光精舍，接受對佛教有貢獻的長者安養；他成立「功德主會」，訂定各種功德主的福利辦法，甚至為照顧徒眾父母而創辦「親屬會」，這些在佛教界來講，均屬首創。

(三)為樹立叢林規矩，落實生活的佛法，大師特別建設雲居樓，提供全山徒眾與來山信眾、遊客一起過堂用餐，讓過慣物質享受的社會大眾，體驗簡單樸實的寺院生活與莊嚴肅穆的叢林規矩。

另一方面，他又提倡「素齋談禪」，一面享用「飛機餐」或「自助餐」，一面談禪論道，由此可見大師的度眾法門，靈活而多樣化。

(四)對於寺院的功能，大師提出「傳統與現代融和、信眾與僧眾共有、修持與慧解並重、宗教與藝文結合」的主張。所以佛光山及各別分院的建築，都設有講堂、會議室、教室、談話室、簡報室、圖書館，乃至美術館、滴水坊等。大師認為，所謂現代化，就是不將傳教弘法的責任推給大雄寶殿（只管叫信徒去拜佛），而由講堂、會議室、教室來擔當（要有佛法開示），並能將出世與入世調和、山林與社會結合、出家與在家相輔相成。

談到建築，佛光山的雲居樓是大師的傑作，在上千坪的偌大空間裡，看不到一根柱子。大師一生沒有學過建築，但對空間的規畫、應用，無人能及。大師對寺院建築的理念是「要以設備代替人力」；在此原則之下，空間的規畫，室內格局的搭配、設計，一切要以方便大眾、符合弘法所需為要務。雲居樓乃至佛光山的任何一棟硬體設備，都是值得研究的「建築學」，裡中都有星雲大師的思想與智慧。

(五)大師提倡「寺院學校化，學校信仰化」，因此平時雲遊在海內外各地弘法時，總不忘勉勵徒眾要重視文教工作，要負起對社會教化的責任。甚至，在大師的思想理念裡，認為籌建大學比建設道場更為重要。目前佛光山派下有十六個佛學院、三所大學，也很有心要將普門中學，擴大成為一個教育城，從幼稚園開始，進而小學、中學、高中、大學乃至於研究部，不完全重視知識教育，對生活教育的要求也不容忽視。因為大師深感：一個人有學問並不代表就會做事、做人；人我的相處之道，要靠生活教育來啟發。

(六)歷代以來，大藏經的編印都由王朝支持，但是到了明朝以後再也沒有人編印過。佛光山自一九七七年成立大藏經編纂委員會，著手將大藏經加以重新標點、分段、註解、排版、編印，亦屬創舉。

(七)成立「法藏文庫」，計畫分成數個階段，將近百年來的佛學碩、博士論文及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之佛教文獻，有計畫且有系統的加以整理，編輯出版，配合《普門學報》編撰、發行，以提昇佛教的義學，培養高級佛學人才。

(八)過去佛教藝術不被看重，所以懷素大師不能入《高僧傳》。大師感於佛教只重義理，不能包容其它，故而不能人間化、生活化、社會化、普及化，於是提倡佛教與藝文結合。他手著的《釋迦牟尼佛傳》、《玉琳國師》都曾拍成電影，雖然飽受批評，但他從不灰心，仍然不惜一切地奮鬥，現在又繼續編《玄奘大師傳》，準備拍成電影，透過玄奘大師的成就來提昇佛教的地位，同時也為被「西遊記」醜化的玄奘大師還原本來面目。

過去智者大師九旬談妙，成為佛教史上的一段美談。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，現代人凡事講究快速、速成，一部《阿彌陀經》講說二個禮拜的時代早已過去，已經不符現代人的生活步調了。為了改善繁瑣的講經方式，大師早在一九六七年創建佛光山的時候，便建設了淨土洞窟，目的就是要讓生活繁忙的現代人，只要利用二個小時參觀一遍淨土洞窟，就能認識極樂淨土的殊勝，不但生動活潑，而且簡單明瞭。

大師又首開在「大座講經」中安排獻供、節目表演等內容，希望達到「解行並重」的效果。乃至「偈語教唱」、「說唱弘法」等，都是希望呈現多樣化的風貌，以接引不同層面的信徒。

此外，大師為佛光山的人事管理訂定：序列有等級、獎懲有制度、職務有調動；以及集體創作、制度領導、非佛不作、唯法所依的運作準則。自己則於一九八六年自佛光山住持退休，傳法給弟子心平法師，為佛教民主化樹立典範。

大師一生致力於推動三寶節、國定佛誕節、宗教立法；並且舉辦佛學會考，鼓勵讀書，造成書香社會。他創辦佛光衛視、發行人間福報；設立佛光緣美術館、佛光緣滴水坊；興辦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、西來大學等，其中佛光大學開設未來學、生命學、生死學，都是首創。

一九九〇年成立國際佛光會，設立檀講師制度，並且鼓勵信眾不必等到老來退休才到佛門發心當義工，年輕時就可以到佛門支薪工作，把信仰與生活結合。尤其去年創辦《人間福報》，以「奇人妙事」當頭版，事前大家並不看好，包括老報人陸鏗都力勸大師莫作這樣的嘗試，但報紙一經發行後，馬上引來熱烈的回響與同行的競相做法，咸讚大師的睿智，實非常人所能及。

總之，星雲大師自小在叢林裡即懷抱改革佛教的悲心弘願，因此在六十多年的弘法生涯中，創下了無數的「佛教第一」。諸如：

文化 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佛光大辭典》、《佛教叢書》、《佛光教科書》、《白話經典寶藏》、《法藏文庫》、《普門學報》雙月刊、每月印經、民眾圖書館、佛教文物陳列館、佛教藝術展覽館、佛光緣美術館、滴水坊、百人碑牆。

教育 第一所免收學雜費的大學、世界佛學會考、民眾講習班、幼教研習班、星期學校、信徒講習會、都市佛學院、完全佛學院、勝鬘書院、印度文化研究所。

慈善 雲水醫院、如意寮、安寧病房、友愛服務。

活動 夏令營（大專、教師、老人、兒童、媽媽）、青年學生會、兒童班、回歸佛陀時代弘法大會、信徒香會、南北行腳、佛光親屬會、佛化婚禮、婦女法座會、金剛禪坐會、印度朝聖、朝山團、都市佛學院、金剛會議、傑出婦女會議、各種夏令營、週六念佛會、假日修道會、禪淨密三修法會。

法會 念佛會、藥師法會、平安燈法會、報恩法會、八關齋戒、供僧法會、傳法大典、三個月萬佛三壇大戒、西方第一場三壇大戒、印度傳戒、禪淨密三修法會。

佈教 佛教歌詠隊、錄製唱片、電台弘法、電視弘法、環島佈教、國家殿堂弘法、監獄短期出家、三軍及離島佈教、美國議會開議祈福法會、梵唄音樂會、家庭普照、教唱佛教詩偈、佛光祈願文。

其他 第一張唱片、第一間講堂、第一本白話精裝佛書、第一部開山史實紀錄片、用幻燈片投影機弘法、光明燈、萬佛殿、高樓寺院、信眾穿制服、僧眾等級制度、師姑（教士）入道、人事有序級、黑人剃度、澳洲公民授證典禮、國際佛光會、檀講師制度、金佛獎、佛門紀念品、素齋談禪、敦煌古展、陀羅尼經被、大樓道場、書寫春聯、供養來山法師、統一剃頭日、陶壁功德芳名錄、封山。

三、星雲大師的教理新詮

星雲大師一生念茲在茲，都是爲了弘揚「人間佛教」。他說：「在我自己的這一生當中，自認一直都很用心在推廣『人間佛教』，當我在講述佛法時，要讓大眾聽得懂；書寫文章時，要讓大眾能體會；興建道場時，要讓大眾用得上；舉辦活動時，要讓大家能參與；開辦法會時，要讓大家能法喜；海外弘法時，也總會提供語文翻譯，我隨時隨地顧及大眾的需要，因爲實用的佛教，才是人們所需要的佛教。」

正如大師所言，他一生所開示的佛法，乃至所推動的佛教事業，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言談、行儀，無不呈現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涵與具體實踐。例如：大師開示佛光人要「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方便」；大師一生雲遊海內外弘化，不管走到哪裡，他不喜歡信徒接送，但每到一地，總還是有許多信徒到機場或道場迎接、送行。每當這個時候，大師不管旅途多麼勞頓，身體再怎麼疲累，他總要對現場的信徒做一番開示，哪怕只是幾句鼓舞、關

懷的話，總能帶給信徒無比的歡喜與信心。可以說，大師一生對自己所開示的每一句佛法，無不躬親實踐，力行不已。

因為星雲大師的佛法開示，都是經過自己身體力行，是體悟、融會後所流露出來的「內自證」，是禪者的境界，絕不是一般人生吞活剝、銷文解字，或以名相解釋名相的生硬佛法所能比擬。正如煮雲法師說：「星雲大師所開示的佛法，很難找出是出自那一部經、那一段經文；但是如果你以為大師的開示不是佛法，偏偏他又句句都不離根本義理。因為大師的佛法都是經過自己融會、消化，所以散佈在每一部經論中，卻又找不出是那一部經、那一段文。」

大師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功力？如前所說，因為大師一生堅持，他所開示的佛法，一定要讓人能懂、能實踐、能受益，這才是人間佛教。因此，他在講經說法時，總是以一般人共通的生活語言來詮釋佛法名相，例如他解釋「六和敬」為：

見合同解：就是「思想上建立共識」。

戒和同修：就是「法制上人人平等」。

利和同均：就是「經濟上均衡分配」。

意和同悅：就是「精神上志同道合」。

口和無諍：就是「言語上和諧無諍」。

身和同住：就是「行為上不侵犯人」。

他對「普賢十大願」，更作如是說：

一者禮敬諸佛，就是實踐「人格的尊重」；

二者稱讚如來，就是實踐「語言的讚美」；

三者廣修供養，就是實踐「心意的布施」；

四者懺悔業障，就是實踐「行為的改進」；

五者隨喜功德，就是實踐「善事的資助」；

六者請轉法輪，就是實踐「佛法的弘傳」；

七者請佛住世，就是實踐「聖賢的護持」；

八者常隨佛學，就是實踐「真理的追隨」；

九者恆順眾生，就是實踐「民意的重視」；

十者普皆供養，就是實踐「圓滿的功德」。

讓人能懂、能受用，這就是「人間佛教」的人間性、生活性、利他性、喜樂性。大師一生，本此初衷，從未動搖，即連撰寫學術論文，都不離這個本懷；他總能把深奧難懂的義理，以淺顯的譬喻詮釋，讓人一看便容易了然會意。例如，他在〈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〉一文中，對「皈依三寶」及「受持五戒」，做了如下譬喻：

皈依三寶：

佛如光；皈依佛，就是點亮心靈燈光，為自己建設了一間電力公司；

法如水；皈依法，就是儲蓄甘露法水，為自己營建了一座自來水廠；

僧如田；皈依僧，就是長養菩提花果，為自己開發了一畝良田土地。

受持五戒：

不殺生，就是對別人的生命不侵犯；不殺生而護生，自然長壽。

不偷盜，就是對別人的財產不侵犯；不偷盜而布施，自然富貴。

不邪淫，就是對別人的名節不侵犯；不邪淫而尊重，自然和諧。

不妄語，就是對別人的信譽不侵犯；不妄語而守信，自然譽好。

不吸毒，就是對自己的理智不傷害；不吸毒而正常，自然健康。

在「六波羅密自他兩利之評析」一文中，大師對「六波羅密」做了如此註解：

布施可以種一收十，改造自己慳貪的性格；

持戒可以三業清淨，改造自己惡性的行爲；

忍辱可以自他得益，改造自己瞋恨的惡習；

精進可以無事不成，改造自己懈怠的因循；

禪定可以身心安住，改造自己散亂的思想；

般若可以觀空自在，改造自己愚癡的認知。

所以：

(一)**布施**，是給人呢？是給己呢？看似給人，實際上是給己。

布施能度「慳貪」，是自己發財之道。

(二)**持戒**，是束縛呢？是自由呢？看似束縛；實際上是自由。

持戒能度「毀犯」，是自己平安之道。

(三)忍辱，是吃虧呢？是便宜呢？看似吃虧；實際上是便宜。

忍辱能度「瞋恚」，是自己做人之道。

(四)精進，是辛苦呢？是快樂呢？看似辛苦；實際上是快樂。

精進能度「懈怠」，是自己成功之道。

(五)禪定，是呆板呢？是活潑呢？看似呆板；實際上是活潑。

禪定能度「散亂」，是自己安心之道。

(六)般若，是外求呢？是內求呢？看似外求；實際上是內求。

般若能度「愚癡」，是自己明理之道。

大師在〈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〉一文中，曾說：「佛陀證悟的宇宙真理是『苦、集、滅、道』，由苦、集、滅、道而展開廣大無邊的佛法。然而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體而設定的義理層次，經過了世間的實踐，就發展成爲『四弘誓願』。」

因此，他認爲：

所謂苦諦，因爲眾生多苦，所以發願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；

所謂集諦，因爲苦由業集，所以發願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；

所謂道諦，爲令眾生向道，所以發願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；

所謂滅諦，爲使眾生證果，所以發願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。

大師所以能「見人所未見，發人所未發」，因爲大師心心念念都在「弘揚人間佛教」，也就是要把佛法作積極面的詮釋。例如，一般人學佛未久，就急著閉關、住山，以求「了生脫死」，然而什麼叫了生脫死？了生脫死以後又怎麼辦呢？

大師爲了改變這種觀念，他對弟子開示道：「所謂『了生脫死』，就是能夠透視人生的真相，瞭解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當下活得自在。甚至認識死亡後的世界，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，能夠無懼於生死，超越生死，這就是『了生脫死』。如能進一步幫助別人認清生死實相，同樣解脫自在，這就叫做『自覺覺他』，這就是大乘菩薩道的實踐，也是人道的完成。」（《佛教叢書》）

大師又說：「『告別式』就是替別人解決生死問題，對『生』者安慰、節哀；對『死』者慰靈、祝福，就是『了生脫死』。了生脫死是心靈的世界、精神的世界，能『廣結善緣』，本身就是『了生脫死』」。 （《星雲日記》）

大師的開示，尤其善於觀機逗教，應機說法，例如他對佛光會員開示說：「佛光會的最終目標是『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長流五大洲』。但真正說來，不只是『佛光』，其實是每一個『我』，『我』的光要能普照才重要。『我』的執著要能放下、解脫，才能形成『光』，這種光自然能普照眾生。」

大師對參加念佛會的信徒如是開示：「我們的心，平常接受了太多的是非好壞，而念佛就是『心理建設』，也是一種『希望工程』，將心建設成佛國淨土。至於佛國淨土在哪裡呢？就在念佛的當下，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，以『信願行』相續的佛號聲中，繞佛時的每一步，都是往西方的路上接近。所以，念佛者，都是建築師，要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建築起來。」

大師在新加坡對國立大學醫學院同學開示時，談到對複製動物的看法時，他說：「世間一切都離不開因緣法，一粒種子如果沒有土壤、陽光、空氣、水份等因緣，便無法開花結果；因為宇宙萬有一切都在緣起法中，因此複製動物乃至基因改造，都離不開因緣果報。」大師話鋒一轉，說道：「為善不造惡，就是基因改造；意義一樣，只是名稱不同。」

二〇〇〇年的農曆春節，大師在台北道場對信徒開示說：「過年，人人都向財神爺祈求發財，其實只要自己雙手能勤勞，財富就會源源不絕；雙腳多走些路，財富就會滾滾而來；頭腦多加運用，智慧就是財富。所以大家不必祈求財神爺；勤勞、發心，就是財神，語言、聲音，就是財富。因此，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都是財神爺，甚至自己就是自己的貴人。」

大師主張，凡事要用智慧莊嚴，不用金錢堆砌；智慧是大師創意的活水源頭，因為有智慧，很多話一經大師的口中說出，總讓人有「耳目一新」之感，甚至「拍案叫絕」，直歎真乃「智者之言」也。例如：

澳洲國會議員羅斯·卡麥隆問：「世界上的宗教領袖當中，哪一個最好？」

大師說：「你歡喜的那個，就是最好的！」

李濤新聞廣場節目邀請大師錄影，主持人請大師用一句話說明「如何改善社會亂象？」

大師說：「人人心中有佛！」

大陸《苦戀》的作者白樺問：「大陸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？」

大師簡潔有力的答道：「假！」

此外，諸如：

◎「佛很多，哪尊最大？」

「你最大！」

◎「有外星人嗎？」

「阿彌陀佛等都是！」

◎「怎麼都用水泥做佛像？」

「我只看到佛像，沒有看到水泥！」

◎「世間上，愛情、自由、生命、財產，何者重要？」

「佛法、因緣最重要」

◎「四大菩薩在哪裡？」

「觀音菩薩在慈悲裡，地藏菩薩在願力裡，
文殊菩薩在智慧裡，普賢菩薩在實踐裡。」

印度佛教研究所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曾說：「星雲大師通身是寶，百年一人而已。」大師為何通身是寶？因為有佛法也。然而大師的佛法並非開口閉口都是佛陀怎麼說，或是佛經怎麼講，他雖然引用聖言量，但絕不是生硬的引經據典，照本宣科。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吉田實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九日，於朝日新聞館聽過大師開示後，讚歎說：「星雲大師前後二小時的開示，從未提到任何一個佛字，但二個小時的開示，字字都是佛法。」

大師的這一說法本領，在他最近為《人間福報》撰寫的〈迷悟之間〉裡，也發揮了同樣的效果。大師說，當他在撰寫〈迷悟之間〉時，心中就打定一個主意，他不要讓人覺得是在說教、傳法，但又很用心的要讓人感受到佛法的妙用，所以〈迷悟之間〉很講究方法，它是把世法、出世法，佛法、世間法相互交錯運用，既不讓人覺得膚淺，也不希望讓人覺得傳教的意味太濃。

大師的這段話，道出他撰寫〈迷悟之間〉的初衷與用心。由於〈迷悟之間〉每篇都是從何謂迷、何謂悟做出對比，然後明確的指出方向，讓大家經過深思後，豁然開朗。尤其大師對每一篇文章所探討的主題，都有卓見、都有新意，因此刊出以來，一直受到讀者的喜愛，回響熱烈。

綜觀〈迷悟之間〉，它具有四個特色：

（一）寫作手法新 「迷悟之間」是從迷與悟的角度，緊緊扣著主題做正反的論述，然後再從正面指出方向、提供辦法，展現了人間佛教的積極性、樂觀性。每一篇文章不但文字簡潔扼要，一句話就是一個意見，一句話就是一件史實，一句話就帶著你上天入地，遨遊法界。尤其體例萬變，但都不離其宗。

(二)關懷層面廣 「迷悟之間」題材內容包羅萬象，可以說豎窮三際、橫遍十方，例如從世界和平的促進、生態環保的提倡、社稷民生的關懷，到個人修心養性的指導，乃至親子、婆媳、夫妻、朋友相處之道，以及心靈淨化、政治、經濟、讀書、旅遊、就業、愛情等議題，大師都有看法、有見解、有新意，並且提供出路，顯示大師的人間佛教充滿了社會性、普濟性。

(三)理事皆圓融 「迷悟之間」除了充滿真理、道理、哲理，而且每篇配以生動的故事、譬喻、實例，不僅達到理事圓融、佛法與世間法應用無礙之外，尤其世間法中，舉凡天文、地理、科技、人文、風俗、民情等，古今融通，顯示大師人間佛教的時代性、包容性。

(四)佛法生活化 大師以佛法指導人生方向，但並非空談深奧的道理，而是希望透過生活實例，讓人覺得佛法不再是高談空理，也不再是嚴肅的教條，而是可以從生活中親身感受到它的妙用無窮。所以每一篇的「迷悟之間」，都有一、二個譬喻、故事，讓人從淺顯的事例中，體會深奧的佛法，不但理事圓融，而且生動有趣；讀者若想轉述他人，也很容易講說，不但有成語、詩詞，同時有例可證、有喻可舉，所以「迷悟之間」目前已成爲學校乃至各種讀書會最佳的教材、讀本。

大師透過文字般若，總想對國家社會、對世道人心、對家庭倫理、對個人的修心養性，提供指南，指引出路。因此，「迷悟之間」處處流露一代大師悲愍眾生的情懷，這是許多讀者在閱讀「迷悟之間」時，除了受用之外，更是深受感動的原因。

四、星雲大師的改革動力

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說：歷史上每五百年出一偉人，二千五百年前是釋迦牟尼佛，二千年前爲耶穌，一千五百年前有穆罕默德，一千年前是馬丁路德，五百年前是孔子，現在是星雲大師。

李中和教授也說：星雲大師是繼玄奘大師後，劃時代將荒蕪變良田而能獨當一面的大德！

偉大不是憑空而得的！星雲大師的偉大，在於他時時心懷眾生，念念心繫佛教。在一九九八年舉辦的「國際僧伽講習會」，大師於致詞時說：「在我出家的六十年歲月中，一再掛念的就是如何讓佛教普及在世界各地，以獲得信仰上的共識。雖然大家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教主佛陀，共同的教義三法印、四聖諦等真理，但除此之外，在服裝上、制度上、戒律上，卻有很多不同；因爲不同，各地區就形成不少宗派，在各自發展下，自然不容易團結。如何在各個不同的宗派中，取得相同點，是舉辦僧伽會的主要目的。現在的佛教徒都各自執著自己的所行是最高、最好、最標準、最合乎佛法，但若得不到大眾認同，也是徒然。」

大師又說：「佛教過去重在出世及隱居山林，所以與社會大眾有距離，要如何將佛教統一、團結，是我們努力的目標。我一再想把艱深佛法大眾化、通俗化、文藝化，讓每一個人在生活中，皆擁有佛法，明白說，要讓佛教適應時代，必須要有一番革新，才能適合大眾的需要。」

大師洞見觀瞻，語重心長！然而大師的改革立意雖好，卻不被保守派的舊有思想所接受，因此成為大師改革過程中最大的阻力與障礙，也使得大師在弘化路上的許多新意，一開始都是受到嚴厲的批評，甚至無情的打壓。就以推動人間佛教來講，人間佛教既是佛陀的本懷，過去不但沒有人提出，甚至在星雲大師最早提出時，還遭受到各方的排擠、打壓。他們認為人間佛教是世俗化，是社會化，他們要住在山林裡，才表示清高。

其實佛教要走上人間，就必需融入生活；「佛法生活化，生活佛法化，這才是人間佛教」。如今經過大師多年的堅持，終於獲得普遍的認同。

由這件事例，便可想見，星雲大師的改革創新，一路走來並非雲淡風輕、風平浪靜，而是充滿了橫逆阻礙，困難重重，甚至連生命安全都飽受威脅。例如大師為了接引青年學佛，同時欲藉佛教音樂弘法，於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年）成立佛教歌詠隊，結果遭受到當時守舊派的攻訐打壓，抨擊大師為破壞佛教的大魔王，揚言殺之而後快，但大師對此絲毫不為所動，仍然勇往直前。大師這種「為教也，何惜生命」的大勇、大無畏精神，正是他改革創新的動力所在。誠如他在《星雲日記》所說：「世界是屬於勇者所有，只要是對眾生有利的事，就要敢說、敢做、敢想、敢為，才能將難關破除。」

大師很多理想，更非一朝一夕就能輕易實現，但大師總是默默的培植因緣，以待時機成熟。例如成立佛光會、開辦佛光衛視、創設佛光大學、發行《人間福報》等，每一件都是歷經多年的醞釀，慢慢從困難重重中突破而出的，所以大師的改革動力之一就是「忍」！

大師自承：「從小我就自我訓練忍耐力，忍之再忍，愈挫愈勇。從忍中忍出了擔當，忍出了化解的方法，忍出負重不推卻，忍出如何排解不平等。」又說：「學佛就是在學忍耐力、信仰力、慈悲力、道德力、慚愧力、智慧力，有了這些力量，世間上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，沒有什麼可懼怕的事。」

勇敢、無畏、堅忍的信念是大師改革最大的動力，除此以外，「不要錢」的性格也是一大要素。不要錢，這種性格不是人人都能養成，有的人不要錢，是因為沒有錢，當然不要；大師的不要錢，是有而不要。大師的生活裡，承弟子好意給他最好的，但是他未想要擁有什麼，也從來沒有想要擁有多大！他生活裡，只要一桌一床就夠了。大師的生命中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大眾，都是希望佛教更好，希望眾生能獲得幸福安樂。他「以不要為有」，例如佛光衛視沒有廣告、南華大學初辦時不收學費等；他習慣於「以無為有」，他所創辦的一切

事業，都不是有了錢才去做，而是「從無到有」，邊做邊想辦法籌錢。因為他無我、無私，因為他不要錢，所以能大其心量為佛教開創未來，所以能創造出今天如此恢宏的佛教事業。

無私、無我之外，明理、平等，也是大師人格的一大特質。大師自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來台，即與家人失去連繫，直到近十年才又重獲音訊往來，並於一九八九年回大陸弘法探親。但是大師從來不曾為自己的家人而存有私心，他平等、公正，例如一九九三年母親節前夕，大師接受《普門雜誌》記者訪問，請大師說出「給母親的一句話」，作為母親節賀禮。

大師說：我給母親的，不只是一句話，而是一點孝思、一份歡喜、一個因緣。大師把家人當成芸芸眾生之一，只是盡力為他們培養得度的因緣，如此而已！反而是對有功於佛教的人士，不一定是佛光山的信徒，大師都盡力的照顧、回饋他們。他說：「不要讓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恩！」大師這種無我無私的心量，絕非一些惡意批評大師存有「山頭主義」者所能瞭解。大師的心量，正如悟一法師說：「星雲大師的心量之大，前無古人！」

綜觀大師的一生，他對佛教改革創新的動力，可以歸納出以下數點：

(一)思想不落伍 大師的身心血液，時時與時代的脈搏共跳動，他創辦《人間福報》雖然是為了弘法，更重要的，是為了讓佛光山的弟子能掌握時代的脈動，懂得關懷人群，培養國際宏觀。大師的眼光永遠瞻望未來，他能綜觀全局，洞燭機先，他對當代的現況有意見，對未來的發展有看法，能夠提供整個大時代的發展方向與辦法。

例如，他創設檀講師制度的目的，就是看到佛教未來的發展不能光靠僧眾弘法，這是不夠的。他說：「在社會上，一般大學聘請任何課程的老師都很方便，但要找一個懂得佛學課程的教授卻不容易。目前各大專院校均設有佛學社團，但很可惜都沒有佛學老師帶領。再者，若以台灣而言，全省有一千多個鄉鎮，如果每一個鄉鎮需要一個佛學老師，就需要有一千多人，以台灣目前僧眾而言，實在不符需求！所以我很有心要將佛教弘傳的責任，從僧眾身上拓展到信眾身上，也就是說，培養在家信徒成為弘法佈教的檀講師，讓在家信眾除了可以布施錢財外，更可以布施佛法，尤其是具有檀講師資格的信眾。」

大師此一主張，除了看出他的眼光遠大，瞻望得到佛教的前景之外，更可看出大師等視一切眾生的平等心量。大師主張「僧信平等」，他說：「有不少信徒從年輕時就開始聽經聞法，經過了數十年，若以社會學而言，早就具有『博士』資格，可以講經說法了，但他們卻從沒有這個觀念說自己可以講說佛法，仍還是稱弟子，不敢稱老師。但佛法真義不是如此，是主張人人平等、生佛不二的，在家與出家一樣可以當老師。」他舉例道：「像維摩居士，是多少大菩薩的老師，勝鬘夫人則常在皇宮為大臣說法，梁武帝不喜做皇帝，曾三次捨身同泰寺，並不時在宮中說法，這些範例都是檀講師的先驅。」

大師尤其基於中國大乘佛教的弘揚是以四大菩薩為主，除地藏菩薩外，其他的觀音菩薩、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皆以在家相在度眾。因此，大師創設檀講師制度，希望真正達到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想。

(二)心懷度眾慈悲願 星雲大師時時以眾生疾苦為念，他為解除眾生的生老病死苦，創辦文化、教育、慈善等各種事業及活動，接引各種根機的人學佛，讓大家都能往生佛光山，都能在佛法裡圓滿人生。他提倡：

- 1.禮佛的人不要花錢，由不拜佛的人出錢——添油香。
- 2.看病的人不要花錢，由不看病的人出錢——雲水醫院。
- 3.念佛的人不要花錢，由不念佛的人出錢——打齋。
- 4.看書的人不要花錢，由不看書的人出錢——助印。

此外，大師自己著述不斷，並且經常馬不停蹄的應邀到各地講演，只是當數十年前國家還處戒嚴時期，學校、軍中是不准法師進入弘法傳教的。有一次，師範學院邀請大師蒞校講演，就因中央黨部下令不准佛教法師到學校講演而作罷。為此，大師特地邀請日本的水谷幸正等教授來台，安排他們到各校講演。大師為了弘法，為了理想，總是不惜奮鬥，與各種阻力抗爭到底。如今，大師不但榮獲美國東方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（一九七八年），隨後應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聘任為所長，並在東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，後來更到世界各大名校講學，如美國的康乃爾大學、耶魯大學、哈佛大學、麻省理工學院、夏威夷大學、加州大學，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、義安理工學院；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；香港中文大學、理工大學等。一九八九年並應邀在大陸的北京大學公開講演，是為出家比丘在共產國家講學的第一人。

一九八九年，郝柏村擔任國防部長期間，更以一個月的時間，邀請大師在台灣本島及金門、馬祖、綠島、蘭嶼等地的陸、海、空三軍院校、基地及管訓中心巡迴講演。大師以佛法征服一切，正是所謂「有佛法就有辦法」。

(三)掌握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精神 大師認為，佛教不是出家人的，也不是供學者研究的，佛教應該是有益於全民大眾的。佛教不是行儀、抽象的，而是重視人性，具有人間性格，能為世間帶來幸福快樂的宗教。

大師認為過去佛法之所以不能興盛，原因之一是因為沒有奉行佛法，佛要我們忍耐而沒有忍耐，要我們慈悲而沒有慈悲，要我們精進而沒有精進。佛法是佛陀為人而說，故我們要將佛法落實人間，推動人間佛教。

星雲大師所弘揚的人間佛教，處處以人的需要為出發點，凡矯情造作，不合情理，有違人性的舊制，均在改革之列。例如：他主張夫妻到寺院裡可以同寮掛單，並且提倡佛教不一

定要裝窮、不一定要修苦行，佛法是要帶給人歡喜的，有歡喜才会有法喜。他改良寺院儀制，諸如延後早課時間、改良課誦內容、說唱弘法、三皈五戒、水陸內壇佛事一律在白天進行、開會唱「三寶頌」、三餐念「四句偈」等。

(四)思想具有圓融的時代性 大師的思想不守舊、不迂腐，他的弘化方式不斷隨著時代的潮流、隨著人性的需要在改變。例如他開示弟子：「共修不但指念佛會、禪坐會，還應該包括佛學講座、讀書會、座談會、問題討論，甚至各種活動等。」他說：「過去佛教只重視念佛、拜佛，失去了許多信徒；佛教是要普度眾生的，普渡眾生就是要讓大家歡喜什麼就做什麼。你不念佛，可以禪坐；甚至不信佛也沒有關係，你可以行佛，替佛教動員人一起來做善事。乃至你不歡喜拜佛也沒有關係，你可以來吃素菜；你覺得素菜吃不習慣，你也可以到寺院來談話聯誼，可以來唱梵唄、聽音樂。所以現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，就是多元化、多功能的弘化，依大家的根機需要，實踐佛陀的『觀機逗教』，這就是人間佛教。」

大師的「行佛，不一定要拜佛」，的確為佛教接引了許多各階層的信徒，也讓佛教走向藝文化、慧解化、現代化、年輕化。

此外，過去佛教的建築，大都紅柱黃瓦，顯得金碧輝煌；現在佛光大學的建築，則以黑瓦灰牆，展現素樸高雅。大師說，這是順應時代的潮流！因為過去社會貧窮，佛教應該展現富足莊嚴的一面，引發一般人對佛國世界的嚮往，現在民生富饒，佛教應該從華麗回歸淡泊。

大師的思想理念，不斷隨著時代的潮流演進，說明他的佛法沒有框框，具有圓融的時代性。

(五)具有尊重包容、歡喜融和的性格 西元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大師主持南天講堂落成開光法會，談到佛光山在澳洲建寺，最主要就是希望融和雙方文化，不是只為了傳教，而是帶著尊重的心，以佛教來和澳洲的文化信仰融和。

大師說，澳洲有一千多萬人口，近十年來，已從最初的十四萬佛教徒，增加到如今不只五十萬佛教人口。澳洲人不執著自己是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，只要他覺得你很好、很慈悲、很善良，看到你就歡喜，他就會跟你在一起。例如，目前每逢例假日，在南天寺當義工的澳洲人總有近百人，他們不僅在大殿幫忙拿香、送花、點燈給中國人拜佛，甚至自己跟著一起拜佛。

由於澳洲人歡喜美術、音樂、宗教，所以大師在澳洲提倡一人可以信仰二種宗教。乃至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，美國遭受恐怖份子攻擊事件發生後，大師於十一月十九日率眾入紐約世貿大樓廢墟灑淨，在為罹難者祈願祝禱時，大師也是祈求佛陀與上帝接引亡者上升天堂、淨土。

大師說，一人信仰二種宗教的情形，在台灣比比皆是。例如，有人信仰道教，如果你問他信仰什麼宗教，他會回答，我信仰佛教；信仰佛教的人，他也會相信道教的各種儀式。

「其實，人，最主要的應該是建立起對佛性的信仰；人人都有佛性，所以最值得信仰的就是我們自己。」大師總結他對信仰的看法。

此外，大師提倡「同體共生」，自稱「地球人」；他在編著的十二冊《佛光教科書》裡，其中一冊「宗教概說」，廣為簡介各個宗教，在在顯示大師對宗教的「尊重包容」。乃至西元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九日，大師在南非約堡杉騰飯店會議中心（Sandton sun）主持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一次理事會議。會中，大師提出四點意見，期勉佛光會員今後共同努力致之：

第一、佛法人間化 大師說：我們不只是一要推動佛法走向世界、走向社會、走向家庭，更要走向人心。人心愛之，佛法與之；人心惡之，佛法去之。真善淨美，人之所愛；真善淨美，皆人間佛法也！邪惡驕慢，人之所惡；邪惡驕慢，佛法應予去之！慈悲惜緣、智慧開擴、禪淨戒忍、感恩發願，是為人間佛法之真義。

第二、生活書香化 大師說：要提昇世界人類的生活，必須鼓勵人人讀書；人人讀好書、讀善書、讀佛書，唯有讀書，才能變化氣質，才能昇華人格，希望佛光會的會員大眾，不但人人擁有收藏書、床頭書、桌上書，更能人手一書，每一個佛光會員都是讀書人，都能在行住坐臥之間實踐書香生活，建立書香人生。

第三、僧信平等化 大師說：佛光會是由四眾弟子所組成，凡參與佛光會者，正如江、湖、河、溪，一旦流入海洋，均為一味，沒有誰高誰低、誰大誰小。為了實踐佛陀「眾生平等」的理念，在佛光會裡，僧信二眾，出家眾可以弘揚佛法，在家眾也能主持寺院行政；男女二眾如鳥之雙翼，佛光山和佛光會如人之雙臂，皆為同等重要，凡是佛光人，都應該明白「同體共生」的意義，應該與人間和平相處，共同實踐真正的平等。

第四、寺院本土化 大師說：凡佛光山的信徒和佛光會的會員，在世界共創的數百間寺院道場與弘法事業，不為某一人所有，此乃大家的共財；然而佛光人有一心願，在十年、二十年之間，將使世界各地的寺院予以「本土化」。目前在佛光山佛學院受教育的學生，各國弟子都有，未來希望更擴大種族的吸收，使其都能成為佛光人，將來組織寺院，發展佛光普照，使佛法真正流傳於三千世界。

大師開示過後，隔天在議案討論中通過一條修正案：「總會長必須由出家眾，且須出家受戒二十年以上始得擔任」。大師當場力排眾議，否決此案通過。大師說，他一生力倡民主、自由、平等，他不希望任何人享有特權。尤其自己昨日在開幕典禮才剛提出「僧信平等」，此刻保障出家眾擔任總會長，有違本懷，因此極力否絕。

大師對此有感而發說出了自己的一段經歷。大師說，在他六十八歲那一年，本來有機會當選世界僧伽會會長，但因有心人臨時更改憲章，規定為七十歲始得擔任。大師說他原本就無意角逐此一職務，只是感嘆以他戒臘四十八年的資歷，若依軍中的序級，早已是五顆星的上將，但大會卻刻意修訂為受戒五十年以上始得擔任。由於主導者鄙陋的心態，讓大師滿腔為佛教奉獻的熱誠，倍受打壓與阻撓。

大師又說，自己來台五十年，身受中國佛教會專制獨裁之害，他不希望自己創設的國際佛光會仍沿襲此陋習，他呼籲與會大眾，不要樹立個人的權威或利益，應該在民主時代潮流下，讓佛光會領導著劃時代的佛教走上民主自由平等的未來。

大師一生，不為自己利害得失而爭，更不為個人的榮辱毀譽而辯，但如果關乎佛教的興衰得失，絕不做沉默的羔羊。

例如一九九四年三月發生的「觀音不要走事件」，當時台北市政府因為受到異教徒施壓，欲將坐落在大安區七號公園內的觀音聖像移走，引起佛教徒強烈不滿，而由明光法師發起「觀音不要走」運動。當時雖有昭慧法師與林正杰立委響應，在公園內絕食靜坐以示抗議，但是教界人士中，存觀望態度者有之，一旁說風涼話者有之，無法榮辱與共、團結一致，力量當然也就削薄了。大師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與佛教的權益，毅然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時間，四處奔走，拜訪靈糧堂牧師，聯絡市議員，和市政府協調，和佛光會員座談。後來佛光會決議將發動三百餘輛遊覽車北上陳情，當時的黃大洲市長聞言大驚，邀請大師代表教界至其公館會談，與會者還有議長陳健治、市議員江碩平、秦惠珠、牧師周聯華等。經過深夜長談，終於達成共識：觀音可以留下來了！

事後大師談到對這個事件的看法時說：

(一)觀音留與不留，過去各人意見不一，有人主張留，有人說不留也沒有關係。不過到了這個時候，非留不可！因為現在已經訴之輿論、訴之社會公眾的力量，社會輿論看準了佛教界不團結，沒有力量。如果今天讓觀音像走了，佛教在台灣會慢慢沒落，今後佛教徒就會被人看扁。所以為了佛教未來的形象，為了維護政府的公權力，大家要一起努力，非讓觀音留下不可！要達到「觀音不要走」，就要看我們的實力，力量來自團結！

(二)這次事件是給佛教徒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，學習團結，學習表現力量，學習爭取佛教應有的權益與地位。

(三)「留住觀音」不是一個社會運動，是我們的修行，是給佛教徒學習發菩提心、行菩薩道的機會教育。

(四)過去梵諦岡的教皇，呼籲世界和平，在蘇聯莫斯科的史達林幽默的說了一句話：「請問教皇有多少軍隊？」意思是說，要呼籲和平，就要有力量，沒有力量空談什麼和平？所以，今天佛教徒要緊的是，要表現力量；有力量，才有地位，有力量，才能和平！

(五)當初越南政府不准佛教徒掛佛教旗，越南佛教徒遊行示威，持續了好幾個月；最近電視轉播韓國街頭運動中，也有不少僧侶參加；今天，我們也要讓世人知道，中國有佛教！

(六)我是出家人，我是佛教徒，我從事佛教的教育、文化，我一生都是一個佛教法師，我不願做什麼慈善家。佛教不是某一個個人所有，是每一個信仰者的佛教，我們不能再作沉睡的獅子，因此我願意打破沉默。

「時勢造英雄！」在每一個苦難的時代，都有一些不世之才應運而起。星雲大師可謂佛教的一盞慧炬明燈，他以自己的悲心弘願，力挽狂瀾，他以般若智慧照亮積弊難返的中國佛教，帶動台灣佛教：

- (一)從傳統的佛教到現代的佛教
- (二)從獨居的佛教到大眾的佛教
- (三)從梵唄的佛教到歌詠的佛教
- (四)從經讖的佛教到事業的佛教
- (五)從地區的佛教到國際的佛教
- (六)從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
- (七)從靜態的佛教到動態的佛教
- (八)從山林的佛教到社會的佛教
- (九)從遁世的佛教到救世的佛教
- (十)從唯僧的佛教到和信的佛教
- (十一)從弟子的佛教到講師的佛教
- (十二)從寺院的佛教到會堂的佛教
- (十三)從宗派的佛教到尊重的佛教
- (十四)從行善的佛教到傳教的佛教
- (十五)從法會的佛教到活動的佛教
- (十六)從老年的佛教到青年的佛教

至於未來的佛教，還有些什麼需要改革的？希望把台灣佛教帶到什麼樣的境地？星雲大師不假思索的說：「人間佛教藍圖的實現。」具體地說，就是家庭裡，父慈子孝；社會上，

人我和諧；國際間，平等和平。希望大家本著佛法的慈悲智慧，彼此尊重包容、歡喜融和、同體共生，個個真心實意相對待，共創圓滿自在的人生。

大師一生，從沒有個人的時間，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屬於大眾的，他沒有自己喜歡什麼，不喜歡什麼，只要有益於佛教、有利於眾生，即使不喜歡，他也會去做，誠如他在《星雲日記》裡說：

(一)我不是一個喜歡改革的人，我很保守，但是當典章制度不合時宜的時候，我就要勇於除弊，革固鼎新，而不能因循苟且，積非成是，就如同傑弗遜所說，衣服必須隨著人的身高體重的增長而加寬加長。

(二)我不是一個喜歡創新的人，我很傳統，但是本著日新又新，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我覺得自己應該力求突破，而不應故步自封、墨守成規，以現狀為滿足，就如同走路，必須要捨棄過去的一步，才能邁步向前。

(三)我不是一個喜歡權利的人，我喜歡集體創作，但是當有人破壞章法時，我必須挺身而出，主持公道，以維護正義，就如同醫師必須找出病因痛下針砭，才能拔除病痛。

(四)我不是一個愛做領袖的人，我很樂於被人領導，與他人配合，但是遇到眾望所歸，應有所為的時候，我願本著捨我其誰的精神，當仁不讓，就如同堆土成丘，我們忍心因一己之好惡，踐踏踹平，而使堆土者前功盡棄，傷心失望嗎？

(五)我不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，我喜歡寧靜自處，但是當世界需要真理正義之聲時，我必須奮起力呼，就如同雞鳴劃破寂靜的長空，這一聲雖然渺小，但我希望將人們從睡夢中喚醒。

(六)我不是一個喜歡計較的人，我喜歡隨緣放下，但是當有人侵犯真理，危害大眾時，我必須鼓起道德的勇氣，據理力爭。就如同我們要挑出籃中的那顆壞蘋果，以免影響其他的好蘋果。

大師的話，說明他的改革其實就如孔子所說：「予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！」

結語

經云：「法無貴賤，應機者妙；藥無好壞，對症者良。」佛教自二千多年前從印度傳來中國，歷經時空因緣的變遷，雖然佛教的教義是永恆不變的真理，但是傳教的方式若不能隨著時代發展而改變，佛教終將失去人間性、生活性、社會性、時代性，最後必然為人所唾棄。

星雲大師就是有感於此，所以一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最大的心願。正如他自己謙稱：「我並非佛教的改良者，只是將傳統佛教與現代融和，並給予制度化、現代化、國際化。也就是說，弘法度眾的方法可以順應眾生的根器，但對佛法的義理定律是無法改變的。」

大師數十年來對佛教的改革創新，改變了一般人對佛教的看法，不只是正法的弘傳，對台灣的族群融和、文化創發、心靈提昇，更發揮深遠的影響，對整個社會貢獻良多。

本文所舉，只是大師改革創見中犖犖大者之一二，雖然不盡所言，但是從中可以看出，由於大師能把握「以人為本」的人間佛教精神，在「以出世思想，做入世事業」的中道精神下，使佛法不致流於世俗而又能契合世間的需要，因此人間佛教已經成為今日佛教的主流。

再者，因為大師的人間佛教既有義理思想上的理論根據，又有實踐方法上的善巧方便，終於使得佛教能夠蓬勃發展於現代，在台灣開出燦爛的花朵，而且走向國際化，枝榮葉茂地繁衍於全球。

大師一生所作，正如大陸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所說：「當初佛陀未能完成的事，星雲大師都已完成了。」樸老此言是對星雲大師的讚譽，也是對大師的肯定，更是說明人間佛教不能只是徒呼口號，而應該有所作為、有所實踐，這才是人間佛教的行者。